

夜光杯

B14

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两字用得对。对孩子教育、成长的重视,非中国特产,西方国家也并不逊色。前些年笔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访问一所著名中学,和学生座谈,有几个孩子来自外州,父母为孩子来此就读,辞了工作,跟着孩子搬家也从千里之外搬了过来。先后参观耶鲁、哈佛、西点军校,都碰上开学、新生报到日,不少家长陪送孩子到校,有位家长电视上看到过,是纽约州长,也开车送孩子来了。由此可见,父母心并无中西之分,但是,把父母心演绎到极致的,则非中国父母莫属。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孩奴》,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极致。剧中女主角职业是医生,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和追求,就是儿子的学习成绩。她放弃提高自己的培训进修,为的是让自己的培训进修,为的是让孩子不脱离自己每一天的监督。儿子放学回家,除了吃饭、做作业,不准有一点自由活动。儿子一次模拟考得了82分,她声色俱厉地斥责拷问。要让儿子能进一所好中学,她一次次地去哀求校长,校长逃进了卫生间,她全然不顾一个女性的体面与尊严,追进了男卫生间,校长惊呼,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疯狂的妈妈! 剧

中还有诸多细节,表现这位妈妈的疯狂,到了失去理性的地步,她像是中邪了。现实中有没有这样的妈妈?那些望子成龙心切到病态程度的父母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妈妈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人之常情。过去老大不行有老二,老二不行

妈妈的疯狂

史中兴

还有老三,现在只有一个宝贝疙瘩,加之应试教育,优质教育资源粥少僧多,竞争激烈,孩子能否跳进龙门?成为家长忧虑的重中之重。于是,疯狂的妈妈或爸爸出现了。但家长不管如何忧心忡忡,终究解不开一道锁:孩子是学习的主体,父母不能也无法代替孩子去学习。孩子的学习动力不是压出来逼出来的,重重压逼造成的后果,有时恰恰与施压者的愿望相反,孩子完全失去学习的兴趣,被折磨得整日没精打采,愁眉苦脸,视学习为苦役、灾难。这部电视剧名为《孩奴》,其实,剧中那个孩子,成了不折不扣的“学奴”。倒是那

些没有多大外在压力的孩子,尝到学习甜头,兴趣愈来愈浓。我认识一位钟点工,丈夫在建筑工地干活,夫妇俩只念过小学,她来给我报喜:儿子考上了复旦。我问她怎么培养儿子的?她说,我们两口子没文化,怎么培养啊?靠自己,他不想跟我一样一辈子做钟点工,就得这样。这样的孩子,学习动力是内生的,父母不能教给他知识,不能给他请家教、上培训班,但是父母的艰苦、勤劳,宁愿自己吃多少苦也要供养他上学的心,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跟疯狂妈妈不同的,还有另一种父母,只顾自己吃喝玩乐,完全不管孩子的学习,孩子既不能从他们身上得到知识,又不能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做人,不知不觉跟着学的是坏样子,小小年纪,倒学会泡吧、逛夜店,学习不上心,以为一切都能用钱搞定,用“我爸是李刚”搞定,这样的孩子日后会怎样,社会上已经有许多事例告诉我们答案了。父母心是崇高的,天下共此心。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成长付出心血、汗水是应该的,责无旁贷的,放任不管就是失职失责,也失去当妈当爸的资格,但也切忌疯狂,莫让心血汗水把孩子淹没。

我对古人的智慧一向佩服,常怀有万分的敬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想想也不会是闹着玩的,诸如诗书礼易,孔孟老庄,个中深意,即便皓首也未必穷经。难怪论语有言:述而不作。可见像孔子这样的大哲,对前人的学说尚如此谨慎虚心,那么凡夫如我辈,岂敢贸然发挥乎?

然而,无知无畏者总归大有所在。前不久,读到一篇小文谈“古人搞错两个字”,说是很久以前在一堂课上,老师讲了“射”与“短”两个字:“身”字仅“寸”长,释义该为“短”;而以“矢”对着“豆”,分明应是“射”。可见古人一粗心,将两个字的意思就互为颠倒了。同学们听了课后都很兴奋,仿佛终于捉住了古人的错。文章的作者似乎也深为得益,虽“半个多世纪过去”仍记忆如昨。

读文至此我哑然失笑,老师信口扯一句,学生牢记半辈子,看来胡适先生所谓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之说,真是很有必要。其实所谓“射”“短”之错,是一则很老套的说法,有道听途说者提起,类似的还有说“重”和“出”、“鱼”和“牛”等字义弄反的,其实这都是不通文字衍变而望文生义所致。不过以往仅限于茶饭上的闲聊和卖弄,倒也罢了,如今若是在课堂上误人子弟,或是于报刊上像煞介事地以讹传讹,就非常有更正之必要了。

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史学大师陈寅恪常说,“读书须先识字”,这“识字”,并非指简单的认字,而是要了解文字的源流。譬如这“射”字,只要见过它的大篆体(图),就一眼可知乃是象形。这个“身”字,原是一把弓箭,而“寸”则是手,表示着以手弯弓搭箭作射状,和所谓的“寸身”还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后来是小篆才将这把弓弩讹化变“身”。再说另一个“短”字,“矢”字虽为箭,但并非用来射“豆”,而是用来测量短小器物的。古时没尺,弓长矢短,便以弓来丈量长以矢来测量短,试举“疆”字为例,疆域的划分不仅将田地用横线分隔,偏旁还放一张弓来辅助测量。至于上古的“豆”字,也非今天所指的黄豆绿豆之类,“豆”字象形,盖指一种高脚的盛器。我们在博物馆常能看到不少青铜器的名称,都带有“豆”字旁,即和器皿有关。而“短”字并无“豆”义,只是借其豆声而已。

汉字的缔造蕴含许多有趣的故事,有的高度概括,有的极具巧思,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例举。传说仓颉见鸟兽之迹而造字,若果真,那仓老师实在是智慧的化身,即使留有缺憾,也照样无损他的伟大。说到“搞错两个字”,我倒想起宋人笔记《斋闲闲》中另一则趣闻,说王安石因喜好研究文字,曾著有《字说》一书,故好友石甫学士某日存心考他:“鹿之行速于牛,牛之体壮于鹿,应以三鹿为犇,三牛为羴,而其字文相反,何耶?”这里提到的两个异体字今已不常用了,“犇”者同“奔”,“羴”即今天的“粗”字,石甫学士也觉得两字“弄错”。其质疑我以为貌似有理,比如灰尘的“尘”字,其繁体就是三个鹿加一个土,形容群鹿奔逐而尘土扬起,后简化为一个“鹿”一“土”(麤),可见三鹿来释“奔”义显然比三牛更具说服力。

然而,饱学如王安石这样的大家,闻之却“笑而不答”。可见古人对学问之事是多么地谨慎,或许他已经被“将”了一军,但在自己尚无绝对论据之前,“笑而不答”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世象杂谈

古人的智慧

管继平

今年重阳节,也就是国定敬老节前的一个傍晚,在江苏溧阳的一家农庄,友人请我们上海客人品尝美味。席间除了天目湖鱼头汤、水瓜、土鸡外,主食是乌米饭。

乌米饭不是常见的黑米做的,而是将原本白色的米加上特别的中草药染出来的。溧阳人吃乌米饭已有悠久传统,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溧阳人的“乌饭节”,家家户户制作乌米饭,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当年曾用乌米饭救母脱离险境。

据佛教与民间传说,目连一家素来行善积德,但后来父亲病故,母亲刘氏又被无辜打入地狱,受冻挨饿,历经苦难。目连为了救母,不避艰险,西天求佛,遍游地狱终于找到母亲时,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为让母亲能吃到米饭,他想办法用乌药叶捣汁把米染黑,煮成乌米饭送进监狱,看守们看到黑黑的米饭都不敢去碰,使得母亲刘氏得以饱餐才保住了性命。

我满怀喜悦吃着黑亮清香的乌米饭,不由得想起我国浙江、江苏、江西、安徽乃至北方一些地区广为流传深受观众喜爱的《目连救母》戏曲。早在南宋时期孟元老著的《东京华梦录》中说:每当七夕过后,便演出《目连救母》杂剧,一直演到十五结束,观众很多。到了明代郑之珍的传奇《目连救母》,清代谢肇淛的传奇《劝善金科》以及近代的《目连救母》,都是写目连救母的故事,宣扬因果报应和封建迷信思想。但是,在全部《目连救母》杂剧中,经过剔除封建性糟粕,汲取精华,整理加工,主题有所改变,建国以来,在京剧、昆剧、婺剧等舞台上演出的《思凡》《下山》《哑子背疯》《雪里梅》《僧道化缘》等已成为独立精彩的折子戏。

初尝乌米饭,《目连救母》的感人孝心,使我浮想联翩。溧阳人吃乌米饭过“乌饭节”,旨在弘扬民族美德,尊老爱幼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相信,溧阳人一定会世代相传发扬这种传统。我得知,请我们品尝乌米饭和天目特色菜肴的溧阳友人,他们就已在上海开办了两家养老院。他们说,让老人们安度晚年,不让他们在有生之年留下遗憾,

把这个地方买下来,再建造一个博物馆,至少要花约5000万元人民币,李英根毅然决然地卖掉自己的企业。他认为,要让后代了解本民族过去屈辱的历史,必须用清醒的头脑推进世界和平。不过,他首先遭到了妻子朴喜善的反对,经过无数次争吵,最后无奈的妻子只好提出唯一的条件:“从今以后不许再喝酒了!”李英根笑着答应了一个每天上班,但永远不拿薪水的服务员。

标题上的“压迫”一词,我曾考虑用“压榨”。“压迫”稍稍往前一步,大概就是“压榨”了。面对网络资本对文学气势凶猛的强势介入,连我这个网络文学的局外人也产生了一种“压迫感”。

记得若干年前,起点中文网尚未被盛大网络收购,我曾专程前往浙江高科拜访该网总裁吴文辉先生。那时,社会上对起点中文网还不怎么了解,我是从报章一则不起眼的报道中获悉有这么一家文学网站,居然能够在众多文学网站的一片倒闭声中获得不俗的市场业绩,简直就是神话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一不小心就创造神话的时代;当然一不小心也会创造出转基因的“神马”来。

作为传统文学媒体人,我去拜访有两个目的:一是出于好奇,想探究他们是如何靠网络文学赚钱的?二是商讨双方有无合作的可能?我的问号经过那次探访都拉直了。但合作的可能性几乎是“0”。因为,交谈后,我发现我们似乎完全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此前,我对起点中文网的商业模式一无所知;而吴总的专业背景是计算机,此前他对在文学界已经生存了20多年的《文学报》,居然也闻所未闻。这对我这个身在其中者是一个“狠狠”的打击,如果不是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大概就要泪洒黄浦江了。

吴文辉先生了不起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网络文学靠点击收费的盈利模式,使得原本生存维艰的文学网站获得生机;但由此也让有些人误以为,只要是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挂到网络上,启动卸载收费机制,就能获得滚滚财源。

这也让有些网络巨擘产生幻觉,以为文学可以成为巨大的“吸金器”。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起点”的内容有它特定的受众群。其内容大多皆为诸如《鬼吹灯》一路的玄幻、悬疑、言情等等的类型小说。许多作品脱胎于网络游戏或具备了向网络游戏延伸的元素,有的因故事性强也可改编为影视剧。但与我们印象中

是给老人们最大的安慰。

我又想到,不少年轻人对独居孤老献出一片赤诚爱心,自愿到养老院陪老人说说话,谈谈心,喂喂饭、喝喝茶,轻抚老人双手,让老人心头涌动着股股暖流。

“常回家看看”是子女们对父母应尽的责任,有人说和唱得很多,履行的职责却很少。老人们,尤其是独居老人,他们最想念的最需求的,不是吃什么美食,而是盼望子女们有空见见面,聊聊天,哪怕打个电话,说句贴心话,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让子女们感悟一下乌米饭的故事,再尝一尝乌米饭的清香,也许是必要的。

的传统文学完全不是一个套路。当盛大文学在网上搞作协主席擂台赛时,我曾断言:作协主席打擂台没有赢家!后来的结果也印证了我的判断。

“起点”成功的商业模式,催发了类型文学的迅猛发展。但类型文学是否能代表未来文学文体的主流,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相信网络巨头们也知道,有很多同样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当下在网上产生不了任何商业利润。诸如诗歌、散文。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也不能向游戏和影视产业延伸。但我所看到的网络资本大户,他们感兴趣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商业利润的文本,他们大概不会为了文学的理想主义而“砸钱”。这种完全迎合读者、被资本裹挟的文学,长期演下去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的“变形金刚”?

近日看到一则报道,题为《网络巨头大搞泛娱乐战略,文学何为?》,说的是国内两家知名网络公司,先后在京高调宣布他们打造网络文学市场的宏伟战略。报道让人看了既“热血沸腾”,又“焦虑无比”。“沸腾”的是有人如此重视文学发展,并为之勾画种种“战略”,给人感觉文学大师的产生,文学的大繁荣就指日可待了;“焦虑”的是,巨头们的种种“战略”,无不与产业有关,其意都在为娱乐产业提供原创资源,被资本绑架的文学,究竟路在何方?毕竟文学虽然与码洋、销量、点击量、卸载量有关,但更关乎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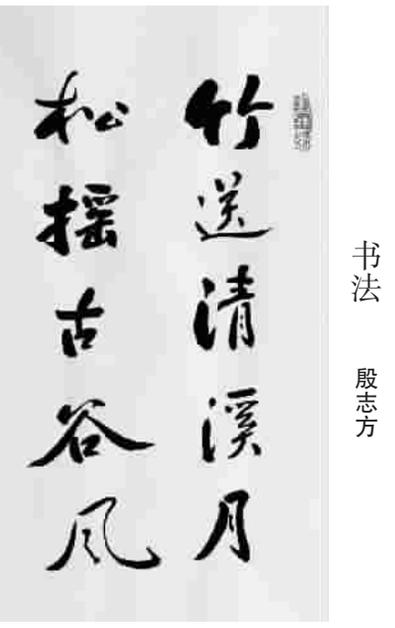
心灵、精神、情感以及超越功利的理想情怀。康德说:“美乃超功利。”如果没有超越功利的创造,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我还担心,那些网络写手们,在网络资本的“鞭子”下夜以继日地码字,过度地透支体力和智力,会不会也像南派三叔那样年纪轻轻就“抑郁”起来?我经常读到,网络公司的从业者们总是津津乐道地宣称,他们培育出了几个年度百万收入级的写作“大神”,还有多少收入10万以上的优秀写手。不知道网络写手们,面对漫天飘落的人民币,是如何静下心来写作的?

陈歆耕

被网络资本「压迫」的文学



文坛吃语



书法

殷志方

牢记苦难史

方毓强

从1910年至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长达36年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又增设7万兵力驻扎到济州岛,为把全岛变成战略要塞,强征济州岛人做苦力。这座山里就挖出了3公里长的坑道,作为日军指挥部,而李英根的父亲李圣赞,年轻时就被抓来当苦力。李圣赞一再教育儿子,不要忘记这段苦难史。

博物馆每年约有35万人来馆参观,大多为学生,要知道韩国总人口只有4000多万啊! 2008年的一天,日本数百名高中生前来参观,有的学生对李英根说“对不起”,有的学生哭了起来。不过,此后出现了怪现象:再也没有日本人前来参观了。显然日本有一股强大的逆流存在。李馆长后来有机会前往日本时,他毫不顾忌地对日本人说:“你们不要忘记过去,一定要记取历史的教训!”

我看到,他如今牙齿也都脱落了,还负债1000多万人民币。日本人曾居心叵测地要买下他的博物馆,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都毅然拒绝了。拥有财富的老板变成了负债累累的馆长,但他活得充实。他说:“坚守和平,一定要记住战争!”最近我特意赠送了一幅古人论道的国画给他,寓意他的境界升华。

到美国参加为期七周的国际夏令营,迎接自己的是怎样的挑战呢?

十日谈

萍踪杂记



夜光杯